

活在陰霾下的太陽花~葉司翹

尹晞 鄭佩珊

葉司翹這個短髮小女孩，看來羞澀，一談到伴她成功的小鸚鵡QQ便頓時活潑起來。父母努力工作，姐姐亦十分關愛她，這本是一幅美好的圖畫。但三年前的一天，驗身報告顯示的不尋常，帶來一團名為「血癌」的烏雲。司翹樂天積極地面對，活得像一朵太陽花，在陰暗下發出溫暖的光芒。

「隆重」的一天

2006年4月的一天，8歲的司翹突然被媽媽從課室帶到的士上，她笑說：「我還感到挺『隆重』的，因為爸媽很少會帶我乘的士，接送時多乘小巴及地鐵。」她低著頭，再說：「當時媽媽並沒告訴我們正前往醫院去，但其實我也感到不妥。因為二、三月的時候，我常常發燒，傷風感冒，而且盤骨位置常發痛，所以我也略略感到這次搭的士也真的『隆重』。」司翹邊說邊按著盤骨的位置，彷彿那份痛楚還殘留在她體內。

入院當晚，司翹已發高燒，及後更陷入昏迷狀態。數日內已決定進行化療以抵抗體內癌細胞。司翹回憶當時的情況，說：「媽媽並沒有告訴我身患何病，當時也不知道自己被血癌病魔看上了。我只問過媽媽一遍『我會不會死』，她告訴我，任何人也會死，只是我們均不會知道那刻何時到來。」葉媽媽此刻在旁說了一句：「她自此也沒問生死的問題，其實，這女兒從未想過她會就此離開，她甚至不清楚甚麼是癌症，哈哈！」

司翹搔搔頭，笑著說：「其實我也沒多想。」問及癌症病癒者最怕的事情——復發，她更是開朗地說：「我沒有擔心甚麼復發不復發，我知道越擔心，情況只會越壞，不是嗎？」

副作用的作用

癌症為司翹的健康蒙上一層灰，更帶來磨蝕意志的化療及其可怕的副作用。但當副作用確切地「活」在一個小女孩身上，卻讓她活出人生的色彩。

她脫髮，她曾經害怕別人的目光，在家也要頂著帽子。惡疾卻教她勇敢面對自己，面對他人。司翹說：「當時我光著頭，在街上被途人當為異類，他們不時回頭，帶著好奇的目光看著我。」本以為她會介意那非善意的目光，她卻出乎意料又理直氣壯地吐出：「哈哈！為什麼要看著我呢？我也不介意，人家有好奇的權利。當然，我是光頭的，但，這有甚麼大不了？」

「還有嘔吐，姑娘已替我打了止嘔針，但還是止不了想吐的慾望。有時候，早已知道沒東西可以吐出來，但仍要對著垃圾桶乾吐，但是……」

「這也不算是苦，最苦最苦的副作用是控制不了情緒。」

化療的夥伴是類固醇，即俗稱肥仔藥，目的是使小朋友的食慾大增，以強壯（也可說是肥胖）的身體接受猛烈的療程。甚麼脫髮，甚麼嘔吐，甚麼肥胖也及不上肥仔藥帶給她的「惡夢」。醫生早已說明「發惡夢」乃是肥仔藥無可避免的副作用，但怎樣也抵擋不了夢那刻的真實。

她無力地躺在病床上，只見父母帶著一面的狠心，道出無情的一句：「你這般肥胖，我們不要你了。」司翹仍有餘悸地回想那一幕。

說到底，再強的女孩也有軟弱的一刻。



陽光的來源

死亡和生存間有一道橋，稍一不慎，司翹便會被「血癌」這個病魔帶到橋的另一端。在每個被「癌症」帶領過的人，總擔心自己的生命就此終結。

但她卻擁有著與其他小朋友更積極的態度，在橋上奮力地掙扎，憑著家人、朋友與信仰，堅強的走了過來。

當司翹的情緒失控時，父母親卻從不離棄，也從沒埋怨，好好地擁抱著她，讓她大聲哭泣，發洩內心的鬱結。

當她鬧彆扭時，父母總是在旁不斷地安慰，不斷地鼓勵，讓她重拾對抗癌症的信心。

當她感到灰心失意時，姐姐縱然不能常往隔離室探望，但她總憑著一個又一個的笑話，讓司翹能開朗地度過每一個療程，樂觀地走過每一個難關。

當她感到孤單沮喪時，在背後支持著司翹走下去的，是同學與朋友的問候。一張又一張的慰問卡、一頂又一頂的帽子，還有一通又一通的電話，也無限地溫暖了司翹的心坎。

在艱苦的療程中，家人和朋友總也不能時常伴在身旁，司翹曾經感到孤獨，曾經感覺無人明白自己的痛，她不住的祈禱，找尋了心靈的寄託，向聖母傾訴出自己的傷痛，抗癌路上也就不再獨自面對。

這一切一切也成為了她力量的來源。

蛻變的花

這次癌症，看是人生的絆腳石，但卻是帶領司翹改變的一塊不平常的踏板。因為曾經與死亡那樣的接近，讓司翹學會更珍惜自己的所有，更積極享受自己的人生。

問及出院後的情況，她輕描淡寫地說：「只有一點兒的不適應和一點兒的辛苦。」療程完結後，這小女孩一星期中有四天仍要到醫院覆診，時刻量度著聯繫性命的各項指數，導致精神及體力大減，更不時需要「午睡」補充體力。但司翹仍然努力溫習，趕上進度，在期考中奪得優秀的成績（最低分的科目也有七十八分呢！），能夠順利升上四年級。

有不少旁人可能會為住院一年得到「假期」而感到快樂，她卻說：「困在醫院，人像活在孤島，當你不能上學的時候，你便不會覺得快樂。我為正常小朋友有能力上學而感到開心。」

葉媽媽從旁也說：「這女兒，也不想留級。眼看朋友一個又一個升上高年級，自己卻仍留在原地。我本預料她的成績要留級，也沒有使司翹必須趕上，想不起她卻比從前專心多了，獲得如斯好的成績，這是老師也意料不及的。」

至於改變，這小女孩想了想便說：「從前很膽小被動，怕黑，怕事。現在不會了，我會去嘗試，參加不同癌病機構的活動，學習扭氣球，打排球，而且於校內會主動地認識朋友，與她們一同玩耍。」

司翹最後希望藉這番話，向醫生、姑娘、朋友和最重要的爸爸媽媽姐姐表示她的謝意，她輕輕道出：「多謝他們在我發脾氣時沒有不理會我。」

縱然司翹仍活在「可能復發」的陰霾下，但經過烏雲密佈、狂風暴雨的洗禮，她蛻變了，成為一朵在陰天活得燦爛的太陽花。

後記：

葉媽媽在與義工接觸時曾表示這小女孩現在也不過十多歲，害怕她難以應付訪問，更不會明白甚麼人生，甚麼精彩。但相信從司翹的勇敢，豁達的性格，開朗的笑聲，葉媽媽也不用擔心了。

義工還說笑，這小女孩說話時還老氣橫秋似的，個性比誰都豁達，活像個滿有智慧的小老人。

